

吃瓜 时代的儿女们

刘震云[®] 著

吃瓜 时代的儿女们

刘震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/ 刘震云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7.11

ISBN 978-7-5354-9963-9

I. ①吃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4432号

吃瓜时代的儿女们

刘震云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策划编辑 | 张维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装帧设计 | **WONDERLAND** Book design
电话 00344581934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 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张 | 9.5

版次 |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次 |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15千字

印数 | 1-900000

定价 | 48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第一部分	前言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	/ 001
	第一章 牛小丽	/ 002
	第二章 李安邦	/ 092
	第三章 你认识所有人	/ 184
	第四章 杨开拓	/ 185
	第五章 牛小丽	/ 223
	附录一	/ 263
	附录二	/ 266
第二部分	前言：你认识所有人	/ 269
第三部分	正文：洗脚屋	/ 271

第一部分

前言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

第一章 牛小丽

当初见过她的人，都说值。丹凤眼；左眼比右眼大一圈，但不仔细端详，觉不出来。小骨头架；可从西南省份来的女人，没有谁人高马大；牛小丽的哥哥牛小实，一米五九，牛小实找了她，两人走到街上，倒般配；弄一人高马大的，牛小实倒显出矮的毛病来了。她唯一的毛病，说起话来，喉咙有些沙哑，乍一听像个男的；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她不爱说话；别人说一句，她笑一下；非答不可的话，能一个字说清楚，不费第二个字，倒显得不啰唆。

问：

“你叫个啥？”

答：

“宋彩霞。”

问：

“家是哪儿的？”

答：

“××省。”

××省是西南一个偏远省份。

问：

“××省大得很，哪个县呀？”

答：

“沁汗。”

沁汗在哪儿，问的人就知道了；又问：

“家里几口人？”

答：

“七口。”

问：

“都有谁？”

答：

“爷，奶，爸，妈，弟，妹，我。”

问：

“为啥要嫁到俺这儿？”

答：

“穷。”

问：

“穷就跑几千里呀？”

答：

“俺爹病了。”

再问，不答了，泪在眼里打转。

问的人倒说：

“想家了。”

人是牛小丽从辛家庄老辛家领来的。老辛的老婆也是××省人。老辛的老婆说，这是她娘家侄女。老辛老婆替她侄女喊价，张口就是十五万。这钱不说是买人，说成彩礼，并不犯法。牛小丽抓

住宋彩霞喉咙沙哑的短处，与老辛老婆讨价还价：七万。老辛的老婆急了，拍着巴掌说，古家寨老古家老三，前年找了个××省的媳妇，还是兔唇——虽然补过，但一笑能看出来，一哭也能看出来，十二万；吴家庄的老吴家老二，去年找了西南另一个省的媳妇，这女子在老家离过婚，带一孩子，还十一万；再少不能少于十三万；十三万急于出手，还是因为宋彩霞的爹患了肾病，一个月要透析三四回，急等钱用；又说，不要就算了，你们家不要，司家寨的老司还等着呢，出价十四万，无非想着老司五十多了，侄女二十一岁，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不忍心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给糟蹋了。牛小丽又抓住宋彩霞个头低矮的短处，与老辛老婆继续压价。最后在九万与十一万上顶上了牛。牛小丽做出转身要走的样子，这时宋彩霞一把拉住她：

“多大了？”

牛小丽一愣：

“谁？”

宋彩霞：

“你哥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三十一。”

宋彩霞：

“你？”

牛小丽一愣：

“二十二。”

宋彩霞：

“你有没有对象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下个月出嫁。”

宋彩霞：

“家里还有……”

牛小丽明白了宋彩霞的意思，说：

“爹娘八年前就死了，到家里没人难为你。”

宋彩霞：

“你哥三十一……”

牛小丽又明白了宋彩霞的意思：

“结过一回婚，离了，留下一个女孩，四岁。”

老辛老婆这时拍着巴掌：

“看看，我还忘了，你哥是二婚，还拖一油瓶。”

宋彩霞：

“你哥跟你嫂，当初谁甩的谁？”

牛小丽怔了一下，如实说：

“出门打工，嫂子跟了别人。”

没想到宋彩霞拉拉牛小丽的衣襟：

“十万，我跟你走。”

老辛老婆拦住宋彩霞：

“钱太少了，不去。”

这时宋彩霞说，牛小丽的家庭，又值一万。老辛老婆问为啥，宋彩霞慢声细语地说：一是牛家家里没有父母，牛小丽下个月出嫁，她进门就能做主；二是牛小丽她哥被人甩了，证明脾气不大；三是留下一个女孩四岁，还不到降住自己的年龄；四是她不想嫁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——司家寨那个老司。听宋彩霞说完，牛小丽怔在那里，一是觉得这些话有理，这些道理牛小丽没有想到，宋彩霞想到了，证明她是个有头脑的人；同时，对今后日子的方方面面都想到了，

证明她是个出心过日子的人；牛小丽的哥哥牛小实做事没有主意，牛小丽下个月出嫁，家里正缺一个这样的人。

牛小丽把宋彩霞领回牛家庄家里，让哥哥牛小实相看。牛小实看了，村里的人拥了一院子也看了。待看热闹的人散去，牛小丽让宋彩霞一个人在东屋喝水，领牛小实去堂屋商议。

牛小丽：

“咋样？”

牛小实：

“就一眼，能看出啥毛病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既然看不出毛病，就是她吧。”

牛小实：

“不能再看看吗？我不急呀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我下个月就出嫁了，没人给你和斑鸠做饭了。”

斑鸠是牛小实四岁的女儿。牛小实还犹豫：

“一说话，像个男的。”

牛小丽不耐烦了：

“好嗓子十五万，咱买得起吗？”

牛小实低下头不说话了；半天又说：

“弄了半天，买了个老婆，又是外省的，让人咋看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不买也行啊，你出门谈一个去。”

牛小实又不说话了。半天又说：

“就算愿意，十万块钱，也不是个小数。”

去年刚翻盖完堂屋，家里就剩两万块钱，兄妹俩心里都清楚。

牛小丽：

“这你甭管。”

牛小丽回到东屋，与宋彩霞把事说定，宋彩霞回辛家庄等钱，牛小丽骑车去了镇上，找到自己的未婚夫冯锦华。牛小丽跟冯锦华是中学同学，冯锦华在镇上开着一家摩托车修理铺。牛小丽：

“借我八万块钱。”

冯锦华正在修摩托，一手油：

“不是小数，铺子也值不了这么多钱。”

又说：

“修一个摩托，才几十块钱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借去。”

冯锦华：

“干啥用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给俺哥娶老婆。”

冯锦华一愣，接着问：

“借钱时人家问，啥时候还，我咋说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有钱的时候。”

冯锦华：

“啥时候有钱？”

牛小丽急了：

“钱还没借，你就替人刁难上了，安的什么心？”

又说：

“他不还，我还，行了吧？”

又说：

“不算给我哥借，算我的彩礼，行了吧？”

转身走了。

下午，冯锦华骑着摩托，来到牛家庄，给牛小丽送来七千块钱。

冯锦华：

“这是去俺舅家、俺姑家、俺二姨家借的……急手现抓，谁家也没钱在那儿闲着。”

看着七千块钱，牛小丽：

“我找对象不该找你，该找个有钱人。”

冯锦华脸憋得通红：

“事情有些突然呀。”

牛小丽不再啰唆，转身出门，骑车又来到镇上，找到地下钱庄的庄主屠小锐。牛小丽跟屠小锐的妹妹屠小荣也是中学同学。当年牛小丽来镇上找屠小荣玩，被屠小锐看上过，屠小锐对牛小丽死缠烂打过大半年；当时牛小丽觉得屠小锐身上有股匪气，选择了另一个同学冯锦华；当年找冯锦华是看中他的人品，谁知几年之后，人品无法当钱花。屠小锐开的是地下钱庄，门头上却写着“兰亭茶室”四个字。牛小丽进了“兰亭茶室”，屠小锐正仰在太师椅上发呆，牛小丽开门见山：

“小锐哥，借我八万块钱。”

屠小锐：

“做的就是钱生意，进门的全是上帝。干啥用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你甭管。”

屠小锐：

“丑话说前头，三分利，一年起步啊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我跟小荣是同学。”

屠小锐：

“不要利息也行，有个条件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啥条件？”

屠小锐：

“让我弄一下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弄你妹。”

屠小锐：

“换个条件也行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啥条件？”

屠小锐：

“二分利，让我亲一下。”

牛小丽把脸伸了过去。屠小锐亲脸的时候，突然双手抱紧牛小丽的头，把舌头伸到了她嘴里。牛小丽挣脱后，照地上啐了一口：

“×你妈。”

当天下午，牛小丽来到辛家庄老辛家，当着老辛老婆的面，把十万块钱，给了宋彩霞。三人来到镇上，牛小丽在银行门外等着，宋彩霞和老辛老婆进去，把钱汇给了宋彩霞老家。离开银行，老辛老婆回辛家庄，牛小丽领宋彩霞回到牛家庄。当晚，牛小实和宋彩霞在堂屋入了洞房。牛小丽和侄女斑鸠睡在东屋。

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牛小丽看到哥哥牛小实偷偷在笑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
没想到五天后，嫂子宋彩霞失踪了。

二

牛小丽嘴大，眼大，鼻梁高，个头也高——一母同胞，她哥牛小实一米五九，她却一米七六；二十二岁时高，六岁时也高；自她上小学起，有一堆外号；大嘴、大眼贼、大象、大洋马……但同学都是背后叫，无人敢当面叫；因牛小丽从小就敢跟男孩子打架，而且下得去手，一掌下去，能把对方鼻子拍得满脸花；牛小丽听到那些外号，不知同学在叫谁。

牛小丽十四岁死了爸，肺癌。自一岁到十四岁，牛小丽知道的爸妈，整天都在吵架。爸死的那天，牛小丽倒松了一口气。这年牛小丽上初中二年级。爸死后两个月，这天上午，上物理课，老师讲到瓦特看到炉上的壶盖会动，发明了蒸汽机，牛小丽的偏头痛犯了——牛小丽从小有偏头痛的毛病；牛小丽向老师请假，丢下瓦特，一个人背着书包往家走。回到家门口，家里的头门反插着。牛小丽有些疑惑，扒上院墙，跳到院子里，听到她妈在堂屋大呼小叫。牛小丽以为妈也犯了偏头痛；牛小丽的偏头痛，就是她妈给遗传的；但到了屋门口，又听到有男的也开始号叫；知道屋里发生了另外一件事。牛小丽一动不动，在门口站了十分钟，头倒不疼了。屋里终于不叫了，牛小丽一脚

踹开门，看到屋里床上，叠着一对赤裸的男女：男的在下边，女的倒在上边；接着认出，男的是镇上的厨子张来福，牛小丽她妈，坐在张来福身上。张来福，是牛小丽同班同学张大进的爸。张大进他妈，就在牛小丽和张大进的学校扫地。赤裸的男女愣在那里，牛小丽尖叫起来，声音比刚才她妈和张大进他爸的喊声还大。赤裸的男女慌了。牛小丽她妈顾不上从张来福身上下来，急着说：

“小丽，别喊！”

牛小丽用更高的声音喊：

“滚！”

牛小丽她妈又说：

“小丽，别喊！”

牛小丽高喊：

“我爸才死了两个月！”

张大进他爸忙将牛小丽她妈从身上推下来，胡乱穿上衣服，提着裤子，跑了出去。

牛小丽他妈：

“小丽，你听我说。”

牛小丽喊：

“滚！”

牛小丽她妈愣在那里，接着怒了：

“我是你妈，看我抽你！”

牛小丽跑到院子：

“再不滚，我到街上喊去！”

这时已经有人，从墙头扒头往院里看。

牛小丽她妈忙说：

“小丽，你等等！”

忙穿上衣服，越过牛小丽，从家里跑了出去。牛小丽又对她妈的背影喊：

“别再回来，回来我杀了你！”

牛小丽她妈没有再回来。没回来不是怕牛小丽杀她，而是张大进他妈知道这件事后，疯了，放下学校的扫帚，整天拿把刀，满世界找张大进他爸和牛小丽她妈，要杀了他们。牛小丽她妈和张大进他爸就此失踪了；八年过去，没有音信。有人说，曾在西安夜市见过他们，俩人在卖胡辣汤和吊炉火烧——张大进他爸是个厨子。但在牛小丽心里，她妈像她爸一样，也已经死了。

爹死了，妈跑了，牛小丽还有一个哥；本来应该哥哥带着妹妹一起过，但牛小丽的哥哥牛小实打小是个窝囊废。哥窝囊也不怪哥；自你生下来，爸妈天天在吵架；你学说话时他们在吵架，你学走路时他们也在吵架——牛小丽长大以后明白，这样的人家，会出两种人，一是啥也不怕，像牛小丽，认为吵架是正常的；二是啥都怕，像牛小丽她哥牛小实，一吵架就受欺负，认为吵架受欺负是正常的。牛小实二十六岁那年娶了老婆，老婆细脚细手，是个慢性子，不跟人吵架，牛小实倒不知怎么跟人相处，反倒处处找碴，与老婆吵架。两人去城里打工，终于，有一天，老婆与他大吵一架，跟别人跑了，连女儿也不要了。老婆跑了，牛小实又没了脾气，背着行李，领着女儿，从城里回到村里。这时牛小丽不怪哥哥不争气，又怪已经死去的爸和已经“死”去的妈。哥哥窝囊，侄女斑鸠还小，家里一千条事，全由牛小丽做主；这时妹妹不是妹妹，成了另外一个妈。这时牛小丽后悔，当年她犯偏头痛那天，从学校回到家里，听到堂屋有声音，她不该踹门进去，把她妈喊跑了；她该默不作声，当作世界上没有这回事；她把妈喊跑了，也把自己喊成了另外一个妈。同时她也佩服她妈，走了八年，音信全无。接着又能理解，一个女人，

让女儿看到她的裸体，坐在另一个人身上，也许希望女儿当她已经死了。过去不明白这一点，有了男朋友之后明白了。想通这一点，牛小丽也很少想起妈。久而久之，她对在家当妈也习惯了。牛小丽下个月就要出嫁，出嫁之前，得给哥哥张罗一个老婆；给他张罗一个老婆，就等于给他张罗另外一个妈。牛小实和宋彩霞在堂屋入洞房那晚，牛小丽和侄女斑鸠睡在东屋；两人躺了一个钟头，牛小丽以为斑鸠已经睡着了，谁知斑鸠突然喊：

“姑。”

牛小丽：

“咋？”

斑鸠：

“明天他们会生孩子吗？”

牛小丽明白斑鸠指的是堂屋，便说：

“不会。生孩子，至少要十个月。”

斑鸠：

“后娘对我不好咋办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有姑。”

斑鸠：

“姑出嫁了咋办？”

牛小丽：

“她要对你不好，你跟姑走。”

斑鸠：

“跟你走，你男人对我不好咋办？”

牛小丽睡意全无：

“×他妈，他敢！”